

高山移防軼事

· 林勤經 ·

民國七十年代（八〇年代）中期，是政治史上的轉捩點，其中較具代表性者乃是總統經國先生解除臺灣的戒嚴令，結束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也為我民主改革踏出歷史性的一步。所有的禁忌——禁歌、禁書、報禁、黨禁等也一一解禁；然而，當時政府對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仍採限制入境或遞解出境等措施。因此，職司空防的空軍作戰司令部（現為「空軍作戰指揮部」）及戰管聯隊，對於可能侵入我防空識別區的所有航空器，均不分晝夜的加以監控，並候令採取必要之措施。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底，臺灣正值「清明時節雨紛紛」的季節，各地天氣頗不穩定。就在一個乍雨還晴的週一（三月二十八日）下午，空軍作戰司令部通知：司令孫平中將主持臨時作戰會報，會中作戰處長王書元上校報告：依警備總部情資顯示，有不法人士將利用青年節至清明節期間，自菲律賓搭乘私人小飛機由屏東地區闖關入境。頓時整個會場的氣氛變得極為凝重，經與會各級主管（管）討論後，孫司令指示各單位加強戰備整備，戰管各部隊加強監視，並適切調整雷達部署。

俗話說「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個緊急的時刻，戰管聯隊修管中心通報，南部某重要高山陣地的固定及機動雷達同時故障，產生了極嚴重的雷達罅隙，聯隊長唐文將軍立即向司令報告。此時，各幕僚提報了所有的可行方案，以便將部署在中部高山上的機動雷達，緊急運往南部高山陣地填補。司令孫中將原希望

運用B-234或S-70C直升機擔任空運吊掛任務，無奈因酬載量不足，以及當時空軍氣象中心報告，雲幕覆蓋桃竹苗山區，能見度太低。因此，最後只能責由戰管聯隊採取緊急陸運。

筆者時任戰管聯隊上校副參謀長，受令後即依標準作業程序（SOP），先請後動組長朱煒烈上校完成緊急裝載計畫與任務編組，律定移防途中各整補點，挑選具修車經驗的正副駕駛，並請作戰組長趙聚林上校備妥ARC-11通信機（當時尚無手機），以及相關的通信諸元，以備移防途中發生任何事故時，能即時獲得有效支援。

約莫下午五點，一切準備就序，完成任務前提示後即率車隊由聯隊部出發。當一行人於七點整抵達竹東空軍招待所時，大雨滂沱，招待所的管理士官長向筆者報告，宜早點休息以便次日拂曉上山。

此時，雨越下越大，筆者不禁開始擔憂，若不儘速上山，萬一次日路基受損，則機動雷達的移防任務豈不延誤或無法達成？必須當機立斷，以爭取時效。

吾心已決，於是告訴朱組長，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當夜上山的原因，同時告訴大家：我們惟一的考量就是完成任務。於是我們這一行五人，各個懷著忐忑之心開始向全省最高陣地摸黑前進。

不知是老天爺故意考驗我的決心，還是我的判斷錯誤，當車隊進入山區一小時之後，雨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是大霧瀰漫，能見度低

於兩公尺，兩位駕駛都神經緊繃，筆者當時想：此時已是無退路可言，只能前進，別無選擇。於是由我開始，請大家輪流到車隊前，以徒步方式引導車隊前進，如此走了約三十分鐘，每位弟兄不分官士，均成了落湯雞，所幸車隊安全地通過濃霧區與雲雨區，繼續向高山挺進，約莫凌晨兩點四十分，車隊一行終於抵達中部高山雷達陣地。在享用了山上弟兄準備的熱薑湯及宵夜後，便蒙頭大睡。此時另一組弟兄，則連夜將已拆解的機動雷達，依序裝載到車上，直到清晨五點全部完成。

翌日，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正值青年節假期，為了避免移防車隊再度在夜間行動可能帶來的不便，我們一行人決定備妥乾糧及



筆者去年雙十國慶於加州麗都市政府主持升旗典禮

饅頭後，於上午六點半出發，下山後沿著省公路南下（當時規定軍用卡車不得行駛高速公路），沿途並以既定之通信諸元與各空軍基地（新竹、臺中、嘉義、臺南、大崗山、屏東）高勤官室保持互聯，以備突發狀況之因應。

當移防車隊運動至嘉義市，正準備略事休息並替換駕駛時，駕駛突然驚叫一聲：「煞不住車！」也幸虧該駕駛的沉著與熟練技術，車子經低速檔滑行，終於在距人群前一公尺處緩慢地停了下來，所幸未發生任何意外，惟大夥都為此意外插曲而捏了一把冷汗。經停靠路邊檢查，發現煞車皮碗破裂，必須立即修復，而華同車屬民型車系，一般民間汽修廠均有維修能量及存貨，即時修復應無困難。

世間之事總是无巧不成書，萬萬沒料到當日適逢嘉義市汽車修理業同業公會公休，找遍附近所有汽車修理工廠均暫停營業。此時我想到事先備妥的緊急通信方案，於是用PRC-11呼叫嘉義基地高勤官室，聯隊長陳名籍將軍接獲報告後旋即指示基勤大隊，火速派人支援修理，一小時之後，車隊得以繼續向屏東前進，約在晚上八時許，經潮州抵達臺灣南部的高山陣地，連夜完成移防任務。

任務完成返部後，即檢討此行之經驗並據以修訂SOP，或許是因緣際會，三個月後筆者調任作戰司令部擔任通電處長，使我有機會將機動雷達之空載程序，納入次年漢光演習之課目演練。

時隔二十三載，高山依舊，人事已非。那位即時伸出援手的聯隊長陳名籍將軍，於調任作戰司令部參謀長後，在任內積勞成疾而羽化仙去；至於那些昔日共同在深夜冒雨上山的前輩，尤其是具備優秀專業素養的後勤組長朱煒烈上校與作戰組長趙聚林上校，如今或在不同

崗位上有所成就，亦或退休安享晚年。每憶至此，心中永遠對他們充滿著無比的懷念。尤其每當看到因本案而獲得的莒光楷模獎章時，我的眼中彷彿總是閃爍著對他們感激的淚光，如

果不是大家共同的使命感，絕對無法完成此一空前的創舉與殊榮。讓我永遠祝福他們！（筆者為空軍備役中將）

遊福建土樓

· 北雁 ·

壯麗如詩如花，
綻放在閩南山野，
綻放在人造衛星眼裡，
蔓地，福建一座座土樓，
從建築美學裡躍起，
響亮在驚歎號裡。

老祖宗級的裕昌樓，已七百多歲，
為最典型的圓形土樓，
偌大的赭色身軀，散發著凜然豪氣，
環狀的藍瓦頂蓋，美的直逼蒼穹，
巍巍矗立，為子孫們的精神標竿。

壯年的初溪土樓群，氣勢磅礴，
一系列圓形樓，伴隨著方形樓，
直撲眼簾，美不勝收，
側傍襯托著數十座各形土樓，
宛如飄浮的飛碟，更令人驚奇。

年輕的田螺坑土樓群，
四座圓樓簇擁著一座方樓，
演奏起輝煌的五重奏，
俯瞰若一朵怒放梅花，美妙絕倫，
仰視如布達拉宮橫臥，璀璨奪目。

福建土樓，景象萬千，
吞吐著醉人的鄉土氣，
成地球上瑰寶，
名列聯合國文化遺產，
閃爍著中華建築藝術光芒。

附註：

一、福建土樓，大型的三千多座，每座均若城堡，其外牆為夯土而成，其內圍樓層為木材扣樑建構，極為牢固。每座樓住一家族或數家族；數十戶或數百戶不等。

二、美國人造衛星曾偵照到土樓，初疑為飛彈基地，引起緊張；後經證實為土樓群，使福建土樓聲名大噪。